



金陵瑣事引

金陵六代舊都文獻
藪也

高皇帝奠鼎於斯其顯謨
大烈紀於石渠天祿彬
備矣以故寰寓推為奧區士林



重其清議及夫銖風細故昔
稱游麗辯論彈射臧否剖析
豪釐辟手肌分理者至今猶
如吉甫此編亦其一也吉甫周
姓名暉吉甫其字弱冠為博
士弟子出揚道甫先生之門先

生覃思大道有所獨契而博
學多通旁及時事伸舒知古
崔琳知今殆殆黃之吉甫久從
之遊其大者既別為紀載乃錯
綜銖緒以為是書上闕典常
激及俳詭包前修之往行具

名流之嘉話下而街談巷議
與聖人所不語者往之在身讀
之可以辨風俗徵善敗國史郡
乘或裨其闕非徒小說之靡
而已吉甫胸饒韞畜性好編
錄凡格不虛巾箱恒滿此雖

其小者而業可傳矣曩綴金
陵急事二卷朋輩謂此書
當相輔而行乃醵錢梓之而
余引其端

萬曆庚戌夏澹園老人焦竑
題於所居之澄懷閣

金陵瑣事小序

余有尚白齋客談數卷雖蘭菊異芬箕畢
殊好耍皆聞之於客坐者每風雨之夕時
一展玩聊以消虞卿之窮愁破韓非之孤
憤慰阮藉之窮途避稽康之白眼全李白
之傲骨而已藏之帳中未嘗示人亦不忍
廢也偶麻城友王元禎氏借錄一通錄畢
且謂余曰君負懶癖不卽點定成書又苦



家貧不能梓行曷若轉贈王生王生當分
載諸集中使君之姓字不至泯泯也余咲
而不荅因思旣已付之抄錄能強其不災
于木乎但性不近道未能忘情迺取客談
中切于金陵者錄成四帙名曰瑣事蓋國
史之所未暇收郡乘之所不能備者不過
細瑣之事而已以細瑣之事與管穴之見
相投故搖筆紀之爾若揆張無實與暗昧

難稽余則未之敢也唐孫光憲北夢瑣言
譏山人唐球詩思遊歷不能出二百里外
余甚愧乎其言嗟夫余誠金陵之人而已
矣

萬曆庚戌穀雨鳴巖山人周暉吉父撰



金陵瑣事目錄

卷之一

三老

天子幸布衣家

春聯

指揮陪宴

前身

署書

形勢

恥入鄉賢

泉品

秦將白起

太初詩帖

空同跋太初詩

秋林歌

元峯問數

聚寶奇石

典祀

陰消禍孽

鍼灸

梅花水洗硯

念珠

澆墳

修省疏

自作墓誌

尚書二十三人

入閣一人

咏十六樓集句

十景

見御史不起身

家若懸罄

守備廳坐次

武職襲替

招募不如土著

城門鎖鑰

三人協力

比試

不道磁石事

直趨金陵

夢徵

疏用無王字

甕中黑氣

非非子

陶隱居瘞鶴銘

宦官重諫臣

舉朝皆婦人

清苦回恨

執照

剛峯宦囊

生平奇事

一錢覓酒

二仙自寫像

判斷食料

尚書異命

邵士廉屬對

霍公重邵靜庵

微之交情

前溪失儀

子昂題畫

開門望月

三墓

梁檢校管尚書

鈔不可妄得

驚憂致病

諸葛錢

諸葛枕

曆數

欣慕編

存本

識誠意伯

識人

秀才氣味

陳烈婦拒母

處盜

神龜呈露

更擇何等壻

二宗室

異鏡

箕仙詩句

神樓

講書

曾子固

義激裂腦

三丰蓑笠

夢李太白

布鞋

思屯乾道人

畫壁法被

神示郭字

牛首山吼

疏復漕運

識蕡字去官

五大部文章

雅謔

張江陵對句

失金杯

黃鶴樓知己

空中鬼鬪

東橋見王孟澤

高風

兩次還金

雙芝軒

正楊

采石吊太白

世宗記注二臣

誌公識

死為神

御史迎舉人

兵書報捷

蒼菊花

卷之二

二京賦

佳句

字品

畫品

曲品

詩話

畫談

卷之三

清父論字

吳小仙傳

王畫襖帖

唐江寧詩人

進士襲武職

進士以醫用

焚奸臣傳

武狀元

四傑

二才子

使朝鮮

土木之難

僧之後身

市隱園

白塔

瓦官寺井

東虹

醉石

鐵錠

鐵塔寺化緣疏

古碑碣

御史奏查流移

寶幢二偈

分外

爬癢口號

因果

斷橋卦

午時見虎

識寶

龜嚙虎死

狗償主債

貓報僧讐

史癡逸事

牛首解嘲

河南殘石

北門橋

逍遙樓

菌毒

瓜毒 芋毒

洪武三十五年

牙板隨身

天竺扁

宴舉人

更名中舉

出獵圖

豆腐

畫眉

蛛絲網屋

醫中有人

評聖教序

三花 陽宅 軍變先兆

竹溪詩集 見天子方言

送飯入場 塔影 促織

不用鼓樂 賣藥用術

沁園春 西谿詞

定解元會元 鷄鳴寺基

化緣疏 報恩寺回祿

修塔 寶塔文章

衡水 鼠出頭

定不聞雷 推敲磨洗

山荒 魯橋相會

文德橋吉兆 李素居

遇洞賓不善終 西林馬

破硯 松根硯

楊鳳 銀走

喻直指使 虹橋鐵物

割耳救母

良工

五穀樹

焚燈草

匿銀喪命

負心

神迷御史

兄弟三同

續樂天詩

考論曆法

父子謚文

兩帝不能殺

賜第回祿

恩澤侯伯

志感詩聯

買太史公叫

致劉

不妄受束修

靈山二事

草實

兩次割股

窮鬼

恨打宸濠

官貧受徒

卷之四

武宗釣魚快園

駕到預知

豪舉

顛不刺

銀火爐

江防

倭賊

此君軒

葵忠

擲錢不拾

太守出巡

逐江陵喪

如此江山

雪梅

玉芝

遠夢

劉淵然

焦姑

沈野雲

唐古峰

閻希言

潘爛頭

尹蓬頭

玉冠

邢有都

蛇火

嘉靖南場刺事

閔君殿春聯

獎拔

玉皇繚環

冰霜兆水災

建廟鵲異

一言喪七命

腰有硬軟

痴絕

嘲戲

打油

壁墨堦草

雨花臺詩集序

夫如何

王陳優劣

增減字法

旗幟

未沾一命

謀館背義

盛唐匡廓

詩社

石榴笑冷官

原治二篇

還銀生子

天眼開

抹婁

詩學

三似

仙宮入室

小劉祠

埋刀

預作墓誌

夫婦倫絕

剪刀詩

花練黃

斗南

親書考案

讀漢書

醫案

接鶴脛

雷異

代族償銀

死同謚異

錢寧後身

尼覺清詩

陸卒

夢孔雀

金絲金箔

乳母裂書

陳南塘

陳夫人拒盜

兩義士傳

江寧三張

韞庵長者

韞庵自贊

四苦役

草茅鸞鳳

童年却金

會元三夢

古語

目錄終

金陵瑣事

漫士周暉吉父撰

矩所何湛之公露校

三老

太祖初下建康聞秦原之周良卿丘某德行著聞以禮延請詢以政事人才稱曰三老廼秦原之遂以靜誠先生薦靜誠姓陳名遇字中行太祖御書稱中行先生以

伊呂孔明濟世安民起之每詢以大計皆稱旨命以官始終不受此 太祖第一舉動中行金陵第一人品夫秦原之能知中行之賢又能薦之不負所舉卽此一事稱之以老名與實稱惜乎周丘二人無所考見也

天子幸布衣家

太祖三幸陳遇家 武宗兩幸徐霖家陳

參帷幄之謀徐進詞曲之技陳徐皆布衣

春聯

太祖御書春聯賜中山王徐公達云始余起兵於濠上先崇捧日之心逮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此二十六字廼初封信國公誥中語也又一聯云破虜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

指揮陪宴

太祖開科取士宴舉子於應天府堂命府尹云龍江右衛與府相隣須令指揮陪宴遂爲定例

前身

中山王相傳迺關雲長後身大功坊內賜宅在勝國時是關廟地基魏國公徐鵬舉母夢岳武穆入室遂產公

因取武穆之字以爲名

署書

太祖定鼎金陵凡宮殿府部各衙門與勅建寺觀十廟及諸牌樓題署皆命詹希源書之

碧峰寺寺額碧峰禪寺四大字迺鄉先生主事黃謙書

大報恩寺榜書四大字迺鄉先生朱孔陽

書

奈村玉皇觀壁間松庵二隸字是大德間
狀元王龍澤所書頗極奇偉

石城許公牌坊會元二字迺徐霖書
天界寺萬松庵三大字仲山王問書

形勢

鄭淡泉謂金陵形勢山形散而不聚江流
去而不留非帝王都也亦無狀元宰相者
因世祿之官太多亦被他奪去風水余極
喜其論及萬曆己丑乙未連中狀元迺知
書生之言不足深信

恥入鄉賢

三百年來入鄉賢祠者陳公遇孫公炎杜
公環張公益王公一居李公時勉童公軒
倪公岳賀公確陳公鎬陳公欽何公遵劉
公麟梁公材顧公璘周公金邵公清王公

以旂王公鑿殷公邁許公穀沈公九思李
公逢陽楊公希淳成化年間給事中王公
徽彊直有大節論宦官牛玉言甚激切諸
宦官言於上欲加以極刑賴李文達公
維持謫普安州判將捐館舍戒子欽佩曰
鄉賢祠吾耻居其中至今未入

泉品

萬曆甲戌季冬朔日盛時泰仲交踏雪過

余尚白齋中偶有佳茗遂取雪煎飲又汲
鳳皇瓦官二泉飲之仲交喜甚因歷舉城
內外泉之可烹者余憇憇之曰何不紀而
傳之仲交遂取鷄鳴山泉國學泉城隍廟
泉府學玉兔泉鳳皇泉驍騎衛倉泉冶城
忠孝泉祈澤寺龍泉攝山白乳泉品外泉
珍珠泉牛首山龍王泉虎跑泉太初泉雨
花臺甘露泉高座寺茶泉淨明寺玉華泉

崇化寺梅花水方山八卦泉靜海寺獅子
泉上庄宮氏泉德恩寺義井方山葛仙翁
丹井衡陽寺龍女泉共二十四處皆序而
讚之名曰金陵泉品余近日又訪出謝公
墩鐵庫井鐵塔寺倉百丈泉鐵作坊金沙
井武學井石頭城下水清涼寺對山蓮花
井鳳臺門外焦婆井留守左衛倉井卽鹿
苑寺井也皆携茗一一試過惜不得仲交

讚之耳

秦將白起

正德年間守備太監富紫泉建永寧寺於
安德門外空山口屠一猪祭梁猪腹上隱
隱秦將白起四紅字富曰此白將軍也遂
埋之

太初詩帖

戶部李遠庵重字元任催浙糧將北上別

孫太初於西湖太初送之以詩云苦竹冷
冷莎雨青秋風別我釣魚汀好持使節朝
天去莫道江湖有客星北固雲回山歷歷
洪河龍鬪浪冥冥眼中經濟須公等殿上
夔龍有典刑送詩帖云奉別拙作風調自
謂不減古人爲知己者一道耳非泛泛送
行之作也乞領意山人野服不克入城把
袂話別悵然悵然又帖云拙作書上筆意

終不佳然技止此耳觀詩可也一咲一笑

空同跋太初詩

李遠庵出孫太初詩一冊與李空同看空
同遂跋之云瑤草載萎玄鶴竟逝雖叢有
高卑形分巨細然聞其馨者知其爲不凡
之卉聆其響者知其爲已仙之禽也於乎
識斯義者可與言孫氏之詩乎孫沒數年
矣遠庵李子以其詩觀我爲題於後嘉靖

二年夏四月空同山人李夢陽

秋林歌

王韜字欽晦迺欽佩先生之族弟商於汴
京遂與空同先生善空同有送王韜一絕
云王郎口談金虎文自稱師是紫陽君挂
帆明日忽南去影落龍江五色雲今載集
中又有秋林歌四章迺與欽晦之父秋林
翁壽者集未收入今錄之山人食黃精老

步覺轉健秋行林徑深風起落葉滿 露
寒山盡脫迺松林獨青斲根獲龜蛇看看
皆白苓 采苓煮白石髮黑顏復赤秋清
中林坐傍有鶴一隻 白石浸寒潭清冽
鑑毛髮甘菊垂時花翁來弄秋月

元峯問數

新安汪龍受數學於異僧頗有奇驗袁元
峯閣老寄一白圍碁子與南吏書王三渠

轉問生子汪接碁子遂云白者北也碁子者子也北京當局之人問第一着但此碁子非木非石經火煅煉而成了無生氣決不能生子若以生尅之理論之不久亦當終局須急下官着可也元峯不數月遂捐館舍

聚寶奇石

朱孟辨獲三奇石于聚寶山間製爲山玄膚玉芝朶斷雲角黃鶴山人王蒙圖而銘之宋太史又爲作後銘

典祀

倪文毅公岳初爲禮部尚書值遣祭金闕玉闕真人奏曰徐知證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廢但歲時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爲令

陰消禍孽

紉庵周公爲給事時論都督馬昂納女弟
後宮外議或云已娠請誅昂而還其女
武宗雖不罪昂而女竟被黜此其陰消禍
孽一疏之力也

鍼灸

留守衛指揮謝芳狀貌長大白皙但玉表
石中幼不知學所識之之指可盡武選
郎中例當看官

以筆取

粉版書鍼灸二字與識之謝以鍼多對郎
中一咲竟爾不用

梅花水洗研

焦山郭第字次甫在金陵市上得一南唐
舊硯曰此硯不可以常水洗因走崇化寺
洗於梅花水中又携至西湖洗之次甫好
奇而僻也如此

念珠

鄭石邨御史名濂事母極孝進香三茅山以祈母壽拈香出殿從地拾得一串念珠一百零八粒遂喜曰吾母之壽或與此念珠之數同乎歸來用盒盛之供于佛前數月後視之被鼠殘其十七粒母九十一歲而終實符念珠之數云

澆墳

詩人孫太初死劉元瑞龍致仁二公治其喪葬於道場山一日天大雪元瑞劉公忽憶太初遂戴棕大帽穿大紅衣策一蹇驢蒼頭携酒一壺走太初墳上取酒一杯澆墳自飲一杯酒盡痛哭而返

修省疏

清溪倪公岳弘治十二年任留樞參贊秉正達變不激不隨百廢頓舉兵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留都肅然適清寧宮灾條上

修省疏勤正學開言路減齋醮省供應節
親藩懲欺蔽卹困窮核名實疏淹滯擇將
領節差遣慎功賞停工役斥奸貪進忠直
恤刑獄二十八事 上並嘉納之

自作墓誌

盧王田黃螿南楊太岳三公皆先自草墓
誌示不求于人

尚書二十三人

冢宰張公銘善周公時中僕公斯曹公義
倪公岳司農梁公材王公暉吳公文度周
公金秩宗倪公謙鄒公榦童公軒司馬齊
公泰胡公汝礪王公敞王公以旂司寇周
公禎端木公復初周公瑄張公瑄顧公璘
司空陳公恭劉公麟共二十三人

入閣一人

入閣者張文僖公益一人

咏十六樓集句

李公泰字叔通號仙源鹿邑人洪武時進士博學知天文曾掌 欽天監遂入 欽天監籍有集句詩二冊中有詠十六樓詩南市樓 納納乾坤大南樓縱目初規模三代遠風物六朝餘耆舊何人在登臨適自娛 皇恩涵遠近莫共酒盃踈北市樓危樓高百尺極目亂紅粧樂飲過三爵

遐觀納八荒市聲春浩浩樹色曉蒼蒼飲伴更相送歸軒錦綉香集賢樓 迢迢出半空盡列地圖雄魚水千年慶車書萬國同長歌盡落日妙舞向春風今古神州地康衢一望通樂民樓 江城如畫裏迢遞起朱樓白日催人老青樽喜客留百年從萬事一醉解千愁 帝德堯同大 洪恩被九州謳歌樓 西北高樓好閑宜雨後

過凭欄紅日早回首白雲多廣檻停簫鼓
深江淨綺羅千金不計意醉坐合聲歌鼓
腹樓 翼翼四簷外居人有萬家盤空齋
屢薦舞破日初斜小酌知誰共新詩取自
誇聖圖天廣大爛醉慰年華清江樓 涵
虛混太清時轉遏雲聲湖鴈雙雙起漁舟
箇個輕世情何遠近人事省將迎談咲逢
諸老終身願太平石城樓 翠袖拂塵埃

煩襟出九垓清光依日月逸興走風雷鴻
鴈幾時到江湖萬里開文章成錦繡臨咏
日盤迴來賓樓 地擁金陵勢煙花象外
幽九天開秘祉八極念懷柔造化鍾神秀
乾坤屬遠猷吾 皇垂拱治不待治書求
重譯樓 使節猶頻入登臨氣尚雄江山
留勝跡天地荷成功干羽三苗格車書萬
里同聖朝多雨露樽俎日相從澹煙樓

久坐惜芳塵鶯花不棄貧關心悲地隔有
酒縱天真不問黃金盡應慚白髮新登臨
聊極目紫陌萬家春輕粉樓 郡樓閑縱
目風度錦屏開玉腕揜紅袖瓊卮泛綠醅
參差凌倒景迢迢絕浮埃今日狂歌客新
詩且細裁鶴鳴樓 翠挹憑闌外樓高不
倦登抑揚如有訴悽切可堪聽白日移歌
袖青天掃盡屏古來形勝處重到憶曾經

醉仙樓 自得逍遙趣乾坤獨倚樓天籠
平野迥江入大荒流待棄人間事來爲物
外遊蓬萊自有路雲雨夢悠悠梅妍樓
天地開華國招邀屢有期風煙歸逸興鐘
鼓樂清時對酒惜餘景逢人誦舊詩平生
無限意莫信笛中吹翠柳樓 白幘岸江
臯開筵近鳥巢交踈青眼少歌罷彩雲消
落日明孤塔青山見六朝平生愛高興回

首興滔滔

藝林學山云永樂中晏振之金陵春夕詩
花月春江十四樓人多不知其事蓋洪武
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
集賢謳歌鼓腹輕煙淡粉梅妍翠柳十四
樓於南京以處官妓蓋時未禁縉紳用妓
也胡元瑞云十四樓語近出足爲詩料按
金陵本十六樓今稱十四樓而遺南市北
市二樓何也諸樓盡廢獨南市樓尚存

十景

盛仲交自大城山中寄禱憶十詩命余步
韻且約往遊其題云祈澤寺龍泉天寧寺
流水玉皇觀松林龍泉庵石壁雲居寺古
松朝真觀檜徑宮氏泉大竹虎洞庵竒石
天印山龍池東山寺薔薇此十景皆衆人
之所忽仲交所獨取者

見御史不起身

御史飲虹李公家在飲虹橋南每赴衙門必過鐵作坊鐵匠造作自如多坐不起身飲虹恠之言於中城御史牌拘一坊人將詰問之且加責也衆訴云某等坐不起身相沿已久當年倪尚書老爺家住本坊親囑不必起身恐妨造作不識李爺計較却被倪尚書悞了今蒙治以國法此後再不

敢矣御史對李飲虹云聽衆人之說我尚
慚悔

家若懸罄

顧橫涇先生罷河內副使歸家環堵若懸
罄客過從隣家乞火供茗取酒無所具樽
壘而止

守備廳坐次

守備廳坐次正統中襄城伯李隆正中坐

戶部黃少保福左側坐公退左右對坐少保卒兵部徐侍郎左側坐襄城去豐城侯李賢代徐侍郎陞尚書仍左側坐都督趙倫協同地平下左側坐後革靖遠伯王驥代徐尚書爲總督與豐城分左右正坐靖遠左寧遠伯任禮代豐城仍在右靖遠伯還朝徐尚書復來杜侍郎寧始推尚書與寧遠分左右正坐張右都純監督操軍不

預守備事下教場與徐尚書分左右正坐張都御史在左趙都督仍舊坐戶部張尚書鳳來右邊稍偏正坐戶部沒張都御史陞兵部尚書參贊右邊正坐寧遠告老平江伯陳豫代與張尚書仍分左右坐平江去張尚書致仕魏國公徐顯宗代平江獨正中坐鎮遠侯顧協同右邊稍偏正坐兵部蕭尚書維禎參贊鎮遠坐左魏國鎮遠

俱沒蕭尚書獨右偏正坐成國公朱儀代
魏國如魏國坐兵部李尚書賓來如蕭坐
馬都督良協同地平上右側坐李尚書馬
都督皆還朝兵部程尚書信來如李坐後
添設恭寧侯陳經協同與程尚書分左右
正坐恭寧左恭寧漕運定西侯蔣琰代如
恭寧坐程尚書去吏部崔尚書如程坐崔
尚書去左都御史王恕來尋陞兵部尚書
如崔坐定西侯還朝新寧伯譚祐代如定
西侯坐王尚書巡撫兵部薛尚書遠來如
王坐新寧還朝太子太保豐城侯李勇代
如新寧坐薛尚書歸陳尚書以坐如薛已
後守備參贊坐大約相同惟增內守備太
監據首席而協同者爲侯伯則上坐都督
則側坐耳

武職龍替

南京武職最貧苦襲替北上須稱貸而行
還時卽以俸糧抵償有數年之久不得食
糧者有無處那借終身不得襲替者令祖
宗汗馬之功捐於一旦豈不可惜鄙意各
省武職不得不詣京師若南京自有本兵
卽於本處稽查功次比試弓馬有何不可
倘移咨北部類奏襲職此是何等省便何
等功德也 國初總小旗襲替至北京併

鎗鄺公埜題奏改於南兵部并各省都司
比試不中者後一年仍赴北京譚公綸具
題亦改於南京二例載武選職掌可援以
請也澹園焦先生向以語選郎盧夢麟欣
然欲行之曾太宰攝部事亦大以爲然會
曾回籍未果今其案具存

招募不如土着

嘉靖中倭亂招集義烏江陰靖江崇明人

爲兵費用甚多却專在南都作賊吳悟齋
目擊其事盡汰遣之昨壬辰倭侵朝鮮於
中國未以一矢相加遣也而本兵與操江
四出招募羣不逞之徒麕至戊戌北部調
二千人往戍旅順矣復招集以捕之旅順
兵還又增一倍此時工部造房屋衣甲戶
兵二部給糧餉糜費不貲地方何嘗得其
分毫之力今羣聚城外夜卽羣至人家劫

其財物亂其婦女居民稍有飯喫者盡移
入城中然羣盜亦隨以至矣當道明知不
肯散遣其說有二以爲遣之無名一也顧
冲庵曾言鍊兵卽以消兵勤其校閱嚴其
賞罰汰其老幼作賊者必誅物故者不補
如此則兵可漸消何患無名又言此輩旣
去地方有警言何人支持不知此輩賴以討
賊然不能討賊日日作賊所謂放虎自衛

者也蓋招募不如土着古人言之甚詳南都豈無驍勇有武藝之人倘以爲不習倭事將此輩揀選一二千却于浙直曾經戰陣處取一二十人爲教師一人教十人教百百人教千不數年皆爲勝兵矣蓋土着之人與旅處不同省費一也父母室家共聚有所顧戀二也生長地方出門皆是親識不敢爲非三也有警則荷戈爲兵無事則各執其業何等穩便當道肯一處分爲留都造福勝造九級浮屠矣

城門鎖鑰

正德己卯宸濠謀逆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大司馬喬公預爲戰守之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籲天誓以死守每城門設以文武大吏二人城中伏兵二支以防不虞先是濠預遣死士三百餘人混入留都

伏于鼓樓街一攬頭家爲內應待期而發
守備太監劉琅實與其謀公先縛攬頭一
訊而得之以次而擒梟首江岸賊計少阻
先是公微聞濠反計知指揮楊銳才可用
謀于巡撫李公署爲安慶守備諭之曰安
慶南都上游密邇江西賊計汝必先知知
則亟以告我賊發必先攻安慶攻則汝以
死守之未幾賊攻安慶果爲銳所敗及

上南狩叛逆已平百官朝于行在有旨
命以戎服見公謂兩京禮儀一體豈宜有
異遂朝服率諸寮如常儀時江彬怙權寵
勢焰傾一時統邊兵數萬屯聚京城懷不
軌心公以雅量鎮服之彬始亦欲搆公使
人攜摺無所得一日晚遣人索城門鎖鑰
人人驚駭不知所出督府告於公公曰守
備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

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
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爲日數十公得旨必
請面奏彬計格不行都城帖然駐蹕日久
倡九卿臺諫三上章勸回鑾扈從揚州而
還至今父老頌其功不置云

三人協力

武宗南巡時喬白巖爲叅贊寇天叙爲應
天府丞時缺尹寇署印太監王偉爲內守

備三人者同謀協力持正不撓故保南京
無虞不然禍且不測矣寇亦山西人與白
巖同鄉軀體頎頎眼微近視每日帶小帽
穿一撒坐堂自供應 朝廷之外一毫不
妄用若江彬有所需每差人來寇佯爲不
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語呼爲欵差語之
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借辦
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

無可奈何逕去回話每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亦不復來矣

比試

武宗在南京江都督所領邊卒軀幹頎碩齊力拳勇皆西北勁兵也白巖於南方教師中取其最矮小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江都督相期至教場中比試南人輕捷跳趨行走如飛而北人麓空方欲交手被南人短小者或撞其脅肋或觸其腰胯北人翻身僵仆移時江提督大爲沮喪而所畜異謀亦已潛折其二三矣

不道磁石事

偶過盛仲交蒼潤軒同諸詞客觀黃山谷所書阿房宮賦舊榻帖仲交云此書筆勢飛翥有金石相宣之意杜賦甚工獨恨賦中不道磁石事

直趨金陵

漢庶人高煦反樂安州知州朱恒勸庶人直趨金陵賊黨皆言恒迺金陵人一身一家之謀也何可聽乎但不知恒是金陵何許人而設此謀此謀若行國家之事不可知矣

夢徵

鄭沙村河爲秀才時夢中得一絕句云城

裏青山城外樓夜涼明月五更頭何時了却心頭事重把青蚨換酒籌及中嘉靖甲辰進士授岳州府推官到岳州府見城裏青山城外樓閣宛然夢中詩句私心鬱鬱遂卒於岳州

疏用無主字

陪京有家貧者親死付之一炬湛甘泉先生爲禮書時欲變其俗擇禁門外空地數

處爲漏澤園將葬貧不能買地者因遣千戶王某持奏疏以請於朝千戶跪稟甘泉曰聞老爺疏中有以無主之地葬無主之人兩句恐無主二字未可陳於君上之前甘泉憮然曰殊失檢點也遂易其語

甕中黑氣

萬表秀才家住上新河南岸夜夢一人丰神似呂洞賓從地湧出整衣襟而言曰困

此不覺五百餘年天明取土築墻深及八九尺得兩甕相合啓視之甕中一團黑氣冉冉起於半空宛如夢中所見之像仙耶鬼耶怪耶

非非子

徐天賜魏國公之弟宅在大功坊內後與府學相接不能擴充尺寸地因謀於京兆蔣公督學趙公復賂武斷生員任芳輩數

人約以尊經閣後民間之地換學宮右邊
空地生員周膏作非非子一篇粘於學壁
極言孔子貧危門人售地語侵上官督學
聞之畏公論不容遂已其事膏乃刑書周
公瑄之子高才博學有聲場屋此舉人頗
義之

陶隱居瘞鶴銘一證

姑蘇大石山人顧元慶作瘞鶴銘考引黃

長睿張子厚劉無言曹士冕邵公元馬子
嚴與我朝都玄敬之說斷以爲陶隱居書
議論極確而賞鑒最精然尚少一証李石
續博物誌云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
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跡大石山人何
不引此以證之乎余於隆慶戊辰春日遊
焦山從崩巖亂石間榻得十六字友人宋
國儒擊碎一也字至今惜之

宦官重諫臣

嘉靖末年陪京 皇城守門宦官高剛堂
中縣春帖云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林
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高之意重剛峯念
堂二公之能諫耳

舉朝皆婦人

海剛峯巡撫應天時矯激之過令人不堪
言官劾之剛峯辯疏有舉朝柔懦無爲皆
婦人之語李石麓朝回值揚州貢士曾同
筆硯者來訪石麓曰適見海剛峯疏中謂
舉朝皆婦人我非一老嫗乎惶恐惶恐貢
士曰只此惶恐尚有丈夫氣石麓默然者
久之

清苦回恨

御史陳海樓用紅票買米減半市價益積
弊然也民亦敢怒而不敢言值經紀家有

秀才何敬卿持其票擊都察院鼓告於都御史海公海公方尚操切遂爾大怒欲加懲治賴諸御史懇求得免仍責皂隸三十革去其役卽枷號於陳之衙前實所以辱之一時六部兩衙門與府縣聞風凜凜不敢妄取市物海樓因此官箴有虧恨之入骨及剛峯死海樓同諸御史入其內見剛峯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海樓

乃曰回吾怨恨之心矣

執照

秀才何敬卿旣告御史陳海樓於海公又恐諸御史以他事中傷之復訴於海公求一執照剛峯大咲曰御史視朝廷明旨尚爲虛文海剛峯一紙執照有何用處我見秀才有些膽氣原來畏首畏尾豈能做事遂叱出

剛峯宦囊

都御史剛峯海公卒於官舍同鄉宦南京者惟戶部蘇民懷一人蘇檢點其宦囊竹籠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而已如此都御史那可多得王司寇鳳洲評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黨此九字斷盡海公生平卽千萬言說之能加於此評乎

生平奇事

陳橫厓子野與余云曩遊天台遇中秋賞月石橋之側石橋天台勝處也及遊鴈宕廼九月九日採菊於山巔在名山中而逢佳節又值天晴此最是生平奇事也可多得乎

一錢覓酒

陳藻字子文號蒼厓家貧嗜酒一日囊僅一錢市酒飲之作詩自嘲云蒼厓先生屢

瑣事卷一
絕糧一錢猶自買瓊漿家人咲我多顛倒
不療饑腸療渴腸

二仙自寫像

世之畫周顛仙張三丰像者甚多惟顛仙
自畫一像在 皇城五鳳樓上三丰自畫
一像在臨淮侯家

判斷食料

儉庵梁公在廣西左布政時終日坐衙不
散凡屬官日用食料皆有一牌經其判斷
不許過多右布政林公某一日欲市肉數
斤儉庵裁去其半林公大怒曰你管得屬
官管不得我大罵入衙去儉庵聞之不動
聲色次日林公謝罪曰此後不多買矣

尚書異命

儉庵梁公戶部尚書也一日 世宗取刑
部尚書印送與梁命往刑部問三大疑獄

梁到部卽日剖決又吏部當大察時世宗命梁同考坐吏書之左去官三百餘員銖兩悉稱士林服之士林榮之此皆破格之異命也

邵士廉屬對

邵僉事士廉方童時資性穎敏有問卽荅兼能屬對偶除夕李黃門致遠家爆竹士廉往觀焉李謂士廉曰歲除爆竹驚殘臘士廉卽應曰正旦傳梅報早春李大稱賞

霍公重邵靜庵

邵靜庵以廣西按察司僉事乞休家居大宗伯渭厓霍公初未識面恒遣存問適有沒官寺庵命賀掌教查撥送公將爲書院之資公以非所宜有托故以辭之會鄉飲將至霍以公端方之行仕止有道命有司敦請以爲大賓公不敢居亟以疾辭強之

乃始出

微之交情

方宗顯字微之與景暘伯時同習舉子業於琳宮出則更衣而衣入則共僕而炊茹水飲藥相得甚歡後景以甲第爲中允方淪於布衣景公赴都下方與同舟而行至真州景以疫卒親爲視歛痛逾手足今鄉間以爲盛事士人以爲美談

前溪失儀

武宗在南京行宮諸司朝參時景前溪爲國子司業景腹大而矮幾不能俯頗失朝儀江彬卽大聲問曰第幾班第幾人是某衙門官若司業亦是該拿人數白巖卽應聲曰是國子監堂上官遂不拿蓋出於一時權宜而能全朝廷待儒官之體古人云此人宜在帝左右

子昂題畫

西虹太守書畫余從馬少虹得以盡觀之
獨無住庵主畫圓澤三生公案一卷筆法
高古宋元題詩者二十餘人皆是夢話趙
子昂絕句云川上清風非有着松間明月
本無塵不知二子緣何事苦戀前身與後
身識見超脫過人甚遠

開門望月

萬曆己卯秋湖塾兩農夫取樹根爲柴得
銀一甕每錠上有開門望月四字不知是
何說

三墓

魯肅墓相傳在上新河南岸圩田中今去
江不遠土人耕田戒不敢犯云此圩田在
吳時爲江不宜有墓但諸郡誌皆不載魯
之墓或者土人之說不誣

謝玄墓在徐府西園中鳳遊堂後建園取土時曾見其墓石知爲玄墓遂掩之去園東南不五十步有謝玄廟廟中碑一通廼侍郎羅玘文

宋程偃孫墓在清涼寺後山東北地上嘉靖初年久雨地陷露出朱棺視其墓石知爲程墓里人用土掩之

梁檢校管尚書

梁儉庵尚書清修勁節始終不渝罷官後門庭蕭然與寒士無異同時管檢校子山亦罷官歸同在武定橋南北相向而住子山造樓居廣田產會親友其門如市人反而稱之曰管尚書梁檢校

鈔不可妄得

邵公士廉秀才時見門前地有鈔一張私往拾之廼是荷葉一片而已忽行路者拾

起却是鈔也邵思一鈔何足重輕迺不可
妄得况民之脂膏乎自入仕以至僉事刻
意清苦常俸外一毫不取都人至今稱之

驚憂致病

許紳以醫仕至工部尚書掌太醫院事嘉
靖西苑官人之變聖躬甚危生死在頃刻
間紳不得已用大黃桃仁紅花諸下血藥
自云不効惟有自盡而已上忽作聲去紫
血數升而愈紳以此加宮保亦以驚憂得
一神魂不寧之病數月而卒紳南京人

諸葛錢

趙雪岩太守四川人流寓南京顧孝直談
其一竒事云雪岩曾往瀘州江行阻風數
日乏薪令人上山樵採山頂險峻人跡所
不到有鉄船一隻露其半中皆大錢有無
字者有文曰諸葛之寶者因取數籬回忽

大響一聲山遂合船不見矣行一兩日岸
邊人衆洶洶泊舟訊之廼鑄孔明像者方
募銅雪岩驚異盡以錢施之像廼告成

諸葛枕

裕民坊民家淘井得一瓦枕上有一符符
下有驅瘧二篆字相傳爲諸葛武侯所製
病瘧者枕之卽愈彼此轉相借用遂爲鄰
人所匿因訟於官亦不能得

曆數

唐荆川曆數之學得箬溪顧尚書傳其法
又得東臯周臺官秘書印證常云知曆理
又知曆數此吾之所以異於儒生知死數
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於曆官所著勾
股測望論勾股容方圓論弧矢論分法論
六分論發揮明白精透周東臯稱士大夫
能曆數之學者趙大洲上不得筭盤唐荆

川上得筭盤但荆川亦未到頂能到其頂
則僧一行郭守敬矣東臯名相萬曆乙未
進士周元之祖

欣慕編

陳玉泉有欣慕編紀一時名士盛仲交刻
於蒼潤軒中寄一冊與謝與槐大參與槐
荅之以書其略云欣慕編中如玉辣齋之
風節梅損齋之博雅李飲虹之能諫金赤
松之文翰似不可少且去玉泉不遠從容
與玉泉言之如何觀謝此書可補欣慕編
之遺矣

存本

王尚書石岡秀才時有矮屋三間貴顯後
移於園中不加粉飾題曰存本堂

識誠意伯

誠意伯劉世延童年襲爵王石岡一見其

面目遂戒諸子云此人不可與之往來迺
多事人也決不能善終誠意屢踐危機竟
死刑部獄中其言迺驗

識人

吳交石之於周約庵李遠庵之於鄭淡泉
顧東橋之於張太岳皆於童年識其貴顯
且爲名臣可謂具眼

秀才氣味

謝與槐張秋渠陳玉泉冬日擁爐玉泉偶
露布袴與槐咲之曰窮相迺爾因出褲視
之與槐是絨秋渠迺綾玉泉曰也要存窮
秀才氣味

陳烈婦拒母

烈婦陳伯之妻秀才黃心源之女年十八
歲嫁陳嫁未三月父心源病死母氏欲改
嫁告之於女女苦口諫之曰婦人不幸而

寡惟有守節與死而已不可嫁也母咲謂
女汝年幼不解世事不近人情竟爾改嫁
一日母氏念其女來視之女閉門不與相
見曰旣適他人非吾母也夫勸之舅姑勸
之皆不開門母慚而去其夫染疾且篤與
之訣曰吾疾決不能生旣無子女又乏資
財幸早擇良家受金葬我婦曰我計已定
死卽同死決不後時也未幾見夫病勢沉

重走竈下煮水與夫沐浴廼碎磁碗割頸
不利取菜刀繼之先夫而死時年二十有
一嗚呼烈哉婦也前之拒母豈得爲過哉
司城張公起鳳驗其事實感嘆不已率僚
屬爲文祭之時隆慶辛未夏五月也

處盜

春庵周賓醫士也寒夜見偷兒入室呼家
人執之責以十板贈錢二百文次日述之

瑣事卷一
於友友人曰此人何病迺以人參大黃醫之

顧愚逸東橋先生父也除夜見偷兒伏竈下呼出分以魚肉贈錢五百文勸以改行遣之一年後偷兒夜過其門見有縊死者潛移他人屋下次日具禮到堂自陳云云語畢遂遯去

神龜呈露

願庵鄒公濟詩集云永樂二年冬十月幕府山陽訪碑石高廣中度尋於龍潭山麓斲石求趺旣而神龜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蒼形質天成匪由磨琢迺於龜下遂得趺材適與碑稱

更擇何等婿

中山王繼夫人謝氏生四女長卽仁孝皇后次代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樂丁亥仁

孝皇后崩長陵諭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聖躬長陵曰夫人女不歸朕更擇何等婿耶季女竟不敢受人聘從佛氏爲尼鳳臺門外有王姑庵是也庵後有一種奇竹最堪爲杖

二宗室

景泰五年移齊宗室賢赫居南京勅守備叅贊防閑勿令與親王諸人往來交通始

賢赫三人來京今三支之子孫極盛

景泰五年谷宗室賦炊與賢赫同自廬州徙南京來時七人不久遂絕

洪武二十六年殺梁國公藍玉有藍景昌者賜與齊王爲奴今宗室府有藍姓家人迺景昌之後余曾見其像像亦甚偉

異鏡

馴象門外操軍某耕田得鏡半面能照地

中物持之偷墳掘埋大有所獲後事犯鏡
入於應天府庫中

大中橋陳姓者忘其名新買一宅修理墻
垣墻中得一木匣匣藏長柄小鏡照面則
頭痛遍與隣人照之無有不痛者驚異爲
妖物舉而碎之

駙馬提學

駙馬梅公殷 太祖最鍾愛之曾令提督

山東學政稱 旨今 勅書尚藏于家

占城議

楊庵張公琮字廷獻中弘治庚戌進士官
禮部儀制郎中時占城國王請封制冊封
夷王給事中一人往將 命占城在海外
人憚于往六科倡議止之疏不絕上尚書
不能決公曰封而告不以封天王之命討
去矣禮先告哀而後請封國無訃 命將

誰與以是詰之威信其庶幾乎卒從公言
箕仙詩句

友人請箕仙仙降書是岳武穆因問將軍
恨秦檜否仙書詩一首中聯云出師未捷
班師急相國翻爲敵國謀大似武穆口語

神樓

神樓廼劉南坦尚書製爲脩煉者用篋編
成似陶靖節之籃輿懸之於梁僅可弓臥
其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用他人文
徵仲寫其圖諸詞人多詠歌之但詩畫皆
不得其旨

講書

海剛峯巡撫下學謁聖後令府官坐於明
倫堂左縣官學官坐於明倫堂右諸生講
書只講孟子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

與道無是餒也二節舉動迥破常格殊非俗吏所能

曾子固

澹園先生云子固墓志言公卒于江寧府豈即葬于此耶

顧孝直云成化間先高祖贈尚書公誠爲始祖處士公海上地樊家山穴旣定葬且有期矣夜夢朱衣象簡者曰我故宅也能相讓五尺乎已贈公穿穴下所定丈許堪與家執之不聽塋後復夢前人謝曰母壤

我宅甚善無以報德當託生爾家以亢爾宗我有宋曾子固輩也越一年而尚書公伯祖璘生此李廣文元江蕃所傳李世代居先塋左右當有據

義激裂腦

成祖殺方孝孺令人食其肉食肉一塊銀一兩有吏之僕食肉得銀歸家說其事吏聞之大怒喝僕一聲激裂其腦而死義哉

吏也惜不得其姓名鄉里顧孝直談

三丰蓑笠

張三丰留蓑笠二物與岐陽王曰公家不出千日有橫禍絕粒當急難時可披蓑頂笠遶園而呼我也去二載而大獄興遂全家幽於本府不給以糧糧垂絕迺依所言呼之俄前後圃中及隙地內皆生穀米不逾月而熟因食迺得不死穀甫盡而朝廷

始議給米其後呼之不生矣人有病取蒜煎服病卽愈掌東廠一太監病痢用勢取去煎棕服之痢轉甚而死後蓑笠歸於大內

夢李太白

浙中山人陳鶴號海樵遊金陵將造尚書顧東橋公東橋公先夢李太白來訪次日見所投詩卷迺山人陳鶴與之延譽詩名

遂振

布鞋

李遠庵居官極清苦常俸之外一毫不取
卽門生故吏不敢以一物餽之鄭澹泉廼
公得意門生也宦南京數年歲時只寒溫
而已一日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
不敢出遠庵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
製一布鞋送老師遠庵遂取而着之生平

受人物僅此而已

思屯乾道人

萬鎡字乘時號與石家貧發蒙折字度日
隆慶庚午得末疾以帛絡臂於項左手執
杖而行服藥亦無效忽十一月廿一早過
普德禪林覓一輿往旣畢事出寺下輿而
便見道人自對山直下遙呼鎡爲老兒鎡
以一縑縷人素未識面今將來乞我而迺

輕我如是耶故佯不應道人又行又問漸與敵面鎡迺曰我不幸得偏枯疾迺如此道人厲聲曰何爲偏枯偏枯者樹之榮悴相半也樹若此卽屬於火不得爲木人豈如是耶因問汝疾始何時曰今年七月廿一日曰此迺密雲不雨陰氣上升陽氣下降正欲交感化生萬物於時或春夏有雷秋冬有風則遂不成汝少饒今澁怒盛於

肝以致生火其如雷擊風旋二氣不合是以火不生土而土焦土不生金而金鑠金不剋火火反克之子孫拂意方致汝蹶血氣停滯於脉絡迺至如此此非密雲不雨之象耶因問道人以號曰思屯又問姓曰姓乾鎡曰何謂屯思之何也屯於義爲難思屯者常以難自思也古者聖人列卦首乾坤次屯蒙各有其義且乾坤之後胡不

用震異繼之而迺以屯蒙者此迺朝廷定君臣之位也帝王止傳之子孫蒙乃師生師生既定方有訓誥五倫始明庶無殺戮磁又曰出家人成仙卽如讀書登第者何有患難而故思之耶曰讀書者登第固不易出家人成仙尤難而我之思屯者正以人有正命不當罹患難如天災世變戰鬪盜寇皆非正我一遇此卽思避之故號思

屯且汝欲知屯之義乎氣始交未暢曰屯物鈎萌未舒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今汝乃以肝氣致疾卽人之屯也言畢因呼曰老兒可往橋上一行磁不覺遂扶杖隨出寺是時日初升見道人橋邊對日而立口喃喃誦而無聲因復問磁汝非江右人能測字者耶且汝旣測字則當知易今於屯之義尚未明何以測爲磁曰我略知小數

爾曰數豈有小耶汝慎勿愛人一錢因錢而斷此乃忿欲伏羲皇帝曾向何人索錢耶龍馬負圖天公亦愛人錢耶文王周公孔子亦何曾愛人錢耶因又呼曰老兒再往前一行鎡辭以不能道人若略以手強拽者遂自橋及雨花臺之麓倚樹坐以手於衣外捫鎡腰臂曰酸乎曰不又再捫至膝酸乎曰酸矣曰此迺環跳穴所在汝既

知酸他日將棄此杖矣又見鎡手有懸帛因將手向衣內上下捫者三曰幸瘦可愈汝五臟俱火不必餌藥惟武夷茶能解之茶以東南枝者佳採得烹以澗泉則茶豎立若以井水卽橫鎡至是始感其意乃曰多慢先生寓何處曰清元觀倘相尋可問思屯乾道人鎡旣久與語忽輿人來促迺覓所乘輿還居數日忽不知手舉足步循

几而行踰出限外友人毛儔見之而驚告以故儔曰公遇仙矣思者絲也以絲合屯者純也乾陽也所遇廼呂祖純陽也因同至清元觀則止塑像在堂二人拜像而返盛仲交有與石老人遇呂祖傳

畫壁法被

靈谷寺經回祿後尚有吳偉畫壁三堵嚴介溪詩回廊古壁留名畫陸葉冷風助梵音蓋指吳畫今已不存姚元白最好事曾臨三幅藏於家

靈谷寺有寶誌公所遺法被四面繡諸天神像中繡三十三天崑崙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闊如之真齊梁時物

神示郭字

馬汝僎潘鵠與同筆硯友六人祈夢於城隍廟神命判官引二人上殿曰汝二人功

名一亨又命小鬼將蒲包掛於二人之右耳二人驚覺說夢與二人聞見皆同嘉靖丙子科郭朴主試取潘鵠中試嘉靖壬子科郭盤主試取馬汝篸中式因思一亨者享字也掛蒲包於耳者大耳也合之成郭字

牛首山吼

盛仲交作牛首志亦載山吼之說余每遊

牛首山便尋老僧焚香煮茗談因果說山中故事舍利塔下老僧明壽號萬延出家弘覺寺中六十餘年曾云正德十五年七月初三日車駕駐蹕牛首西峯祠堂中說者謂江彬有異謀山靈夜吼茲事迺訛以傳訛也當時從駕數千人僧房家家占滿殊無措足地師兄明智遂露宿於塔殿臺基上夢中奮身忽爾墮地不覺大叫驚動

三軍一夜傳呼不息江彬紐鎖住持及明智進城欲加以驚駕之罪賴喬司馬諸公權詞山吼以竦動軍心亦且解釋僧罪遂放住持與明智歸山江彬不軌之謀有無難以懸斷但彬不據城中舉謀廼謀之於空山中何所恃乎必不然也山靈夜吼足以增重此山老僧不附和衆人已信之言因身親見其事那得誑山靈乎此語朴實

可信足破羣疑

疏復漕運

倪文毅公嘗疏乞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二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今令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

南米豆必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千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涇陽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儻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以立倉倒運某處可以造船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識蕢字去官

姚湘幼攻舉子業不售遂納粟入太學選
河間衛經歷巡按李名進士也點名呼王
蕢爲王賁秀才不應姚稟云蕢音焚廼劉
蕢下第之蕢巡案依其音呼之隨呼而應
巡案曰好箇經歷能識蕢字竟以此去其
官經歷識蕢字而銜能巡案不識蕢字而
忌刻其失也均矣

五大部文章

太守李載蕢字宏甫號卓吾閩人在刑部
時已好爲奇論尚未甚恠僻常云宇宙內
有五大部文章漢有司馬子長史記唐有
杜子美集宋有蘇子瞻集元有施耐庵水
滸傳明有李獻吉集余謂弇州山人四部
稿更較弘博卓吾曰不如獻吉之古

雅謔

友人沈生予云張江陵鈴束科道兩衙門

官不敢揚眉吐舌略陳異已之說士人因
編一諛語云科道缺官文選郎中請於張
江陵張謂科道官最難得其人卽如孔門
四科十哲未必人人可用文選云德行如
顏回何如張曰回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訓
言說下未可用也文學如子夏何如張曰
皆同子夏入聞聖道而說出見紛華美麗而說
未可用也政事如冉求何如張曰求也非

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未可用也政事如
子路但恐其好勇耳張曰子見南子子路
不說儘可用也儘可用也文選唯唯而退
此可謂士林之雅諛當時科道曾亦聞此
諛語矣乎

張江陵對句

東橋公填楚張江陵僅十餘歲應童生試
東橋曰童子能屬對乎因曰雛鶴學飛萬

瑣事卷一
里風雲從此始張卽曰潛龍奮起九天雷
雨及時來東橋大喜解腰間金帶贈之曰
他日貴過我也

失金盃

橙墩武曷富而好學且好客有愛妾蘇氏
善持家一日讌客失金杯諸僕皆嘖嘖四
覓之蘇氏遂誑之曰金杯已收在內不須
尋矣及客散對橙墩云杯實失去尋亦不
得公平日好客任俠豈可以一杯之故令
坐上名流不歡乎橙墩頗善其言近有監
生讌客失物百遍搜坐客者較之蘇氏可
愧死矣

黃鶴樓知己

休齋沈公鍾督學湖南時咲指黃鶴樓曰
此余之知己也士林傳以爲故事

空中鬼鬪

周蒙泉縣令沈頤貞舉人俱在北門橋相
隣而住周之內人忽夢空中兩鬼相鬪勝
者落沈家負者落本家次日兩家各生一
子特時不同耳周之子名應魁襲千戶職
沈之子名鳳翔中萬曆壬辰進士官至給
事中夫武之不能勝文也在鬼已然况於
人間乎

東橋見王夢澤

顧東橋巡撫湖廣時在黃州要見王夢澤
與知府言之知府云王是發配士夫凡府
縣與過客皆不得一識其面東橋知爲俗
吏不足與言迺囑通判云我定要見王夢
澤勿如知府云云也通判訪王狎遊之人
一善謳者一蹴毬者呼二人至喻之曰撫
臺要見王鄉官你二人設一謀見之見則
有賞不然且有責也二人領命去夢澤一

日出門至園中二人傳一消息通判報之
撫臺擁門而入夢澤方欲走避一人拽其
左一人拽其右且陳撫臺之意云夢澤身
不得脫東橋方得與之相見

高風

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
導鄧德昌字順之廣東順德人迺二公同
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爵或途中相遇亦
不回避且策一蹇驢與之並行後鄧死府
學二公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京中文武
官無有不弔者如此高風古人也非今人
也三公均之不可及

兩次還金

秀才何岳號畏齋曾夜行拾得銀貳百餘
兩不敢與家人言之恐勸令留金也次早
携至拾銀處見一人尋至問其銀數與封

識皆合遂以還之其人欲分數金爲謝畏
齋曰拾金而人不知皆我物也何利此數
金乎其人感謝而去又曾教書於宦官家
宦官有事入京寄一廂於畏齋中有數百
金曰俟他日來取去數年絕無音信聞其
姪以他事南來非取廂也因托以寄去夫
畏齋一窮秀才也拾金而還暫猶可勉寄
金數年略不動心此其過人也遠矣畏齋

卽觀察何矩所之曾祖

雙芝軒

萬曆四年丙子天界寺僧圓慧號秀峰庵
中忽生二芝喜爲文明之瑞因以雙芝顏
其軒請盛仲交盛伯年父子讀書其中以
應其瑞時盛最有聲文場也八月盡將揭
曉前一日盛携酒至雙芝軒候榜日晴時
何公露何仲雅昆玉敲門而入仲交賦一

詩云街鼓喧闐榜欲開敲門何事有人來
韋顥自是科名客何必鶡鳴混俗猜天明
榜開公露昆玉高中矣公露名湛之仲雅
名淳之盛詩寓二何字二芝寓二之字鬼
神之洩其機也微而巧如此

正楊

封部黃蟄南云我朝學問淵博著述最富
者莫過楊公用修用修搃筆著書直寫胸
中之聞見定不屑屑更檢書冊誤處自不
能免若予同年陳晦伯之正楊一書迺就
用修之引用者從而考証之卽所正皆當
已落第二義矣

采石弔太白

黃蟄南云余同年宗子相集中有采石弔
李太白七言十絕當爲壓卷但十首內用
月字云憶君乘月下金陵千帆明月大江

濤醉來江底抱明月獨留明月照江南明月窺人恐是君可憐一片寒江月何其重見疊出也不如少作數首少用月字亦可名世

世宗記注二臣

東橋與羅印岡書其略云不肖治陵之命發自淵衷直以撫楚微勞不知何緣遂蒙記注論諸臣曰顧璘在楚盡心肯任

事以此委之夏曰已交代上曰趕回或曰彼入京在途可遇嚴曰渠南京人水路去矣上又曰但委之不患不來夏曰吏部缺當補上曰以工左陞吏右跡如左遷彼必不樂仍留原缺待之璘未至之先數問之衆大爲恐至宜城見璘疏論諸臣曰璘至矣故事陵寢仍當用禮部侍郎一人昨奏乃又曰不必差再添一人則

不專矣前有傳帖 諭內閣勿稱工部侍郎恐其動心但云說與侍郎璘皆殊眷也璘不肖何以承此故雖勞且遠更不敢辭唯丈至愛敢告幸不他聞也又儉菴公昨駕發時欲取公居守以道遠期近而止諭諸臣曰梁材執法甚固雖應變非其所長守法有餘也衆云儉翁之召非久矣觀東橋此書 世宗之記注二臣也如此

誌公識

何元朗叢說解寶誌公識云杖上懸尺者梁也拂者陳也剪者齊也鏡者大明也其識甚明其說最確但中間尚有隋唐宋元何不一識之乎誌公生於金陵鷹巢朱姓者探於巢而養之誌公葬於鍾山 太祖遷其地而塋之此更是一大識也誌公真神僧哉

死爲神

陳矩庵欽廣東提學死於任卽爲廣東城隍周蒙泉珊永定知縣死於任卽爲永定城隍山人金魚能寫趙承旨字死爲判官

御史迎舉人

嘉靖七年張公廷獻以右都御史掌南都察院子恕適中鄉試榜一百二十名屬官十三道御史同具鼓樂彩旗迎之最是勝

事

兵書報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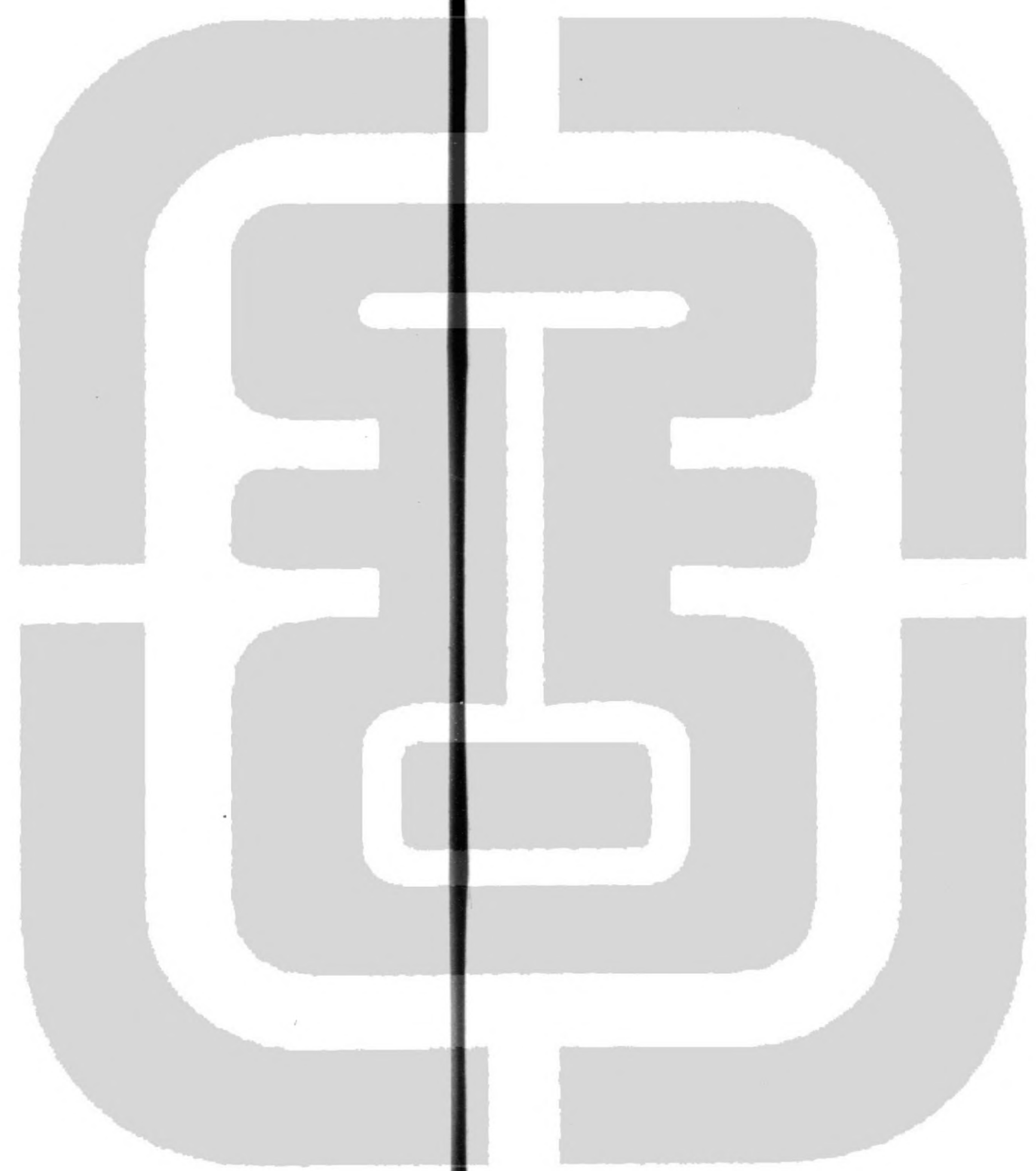
正德六年石岡王公以旂中楊慎榜進士同鄉竹堂王公任兵部尚書揭曉日竹堂五鼓早朝過其寓叫開其門對使云你相公已高中我是頭一報相公官只做兵部尚書罷後石岡官果至兵部尚書王鳳塘談

簷蔔花

白雲寺一名永寧寺在鳳臺門外與牛首山相近太監鄭強塋地墳旁多名花異卉有簷蔔花一叢迺三寶太監西洋取來者中國無其種余曾三見其開花花瓣似蓮而稍瘦外紫內淡黃色與佛經云簷蔔花金色者同花心嗅之辛辣觸鼻遠遠聞之微有一種清香楊用修胡元瑞皆云簷蔔

花卽梔子花者非也梔子花瓣極俗色極白香極濃品極賤處處有之若以爲卽簷蔔花恐梔子不敢當也楊胡二公特未見簷蔔花耳

金陵瑣事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script.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atermark and the binding of the book.

